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十回 判貞婦被污之冤

斷云：貞娘詩句預攸揚，查生失答欠分張。

逆惡污貞情可惡，包公明見播昭彰。

卻說河南許州管下臨潁縣，在州南六十里，有一人姓查名彝者，乃文雅士也。少入縣庠，與學友顧守義為友。宋仁宗慶歷二年冬，父母憑媒，與其娶到近村尹貞娘為妻。畢姻之日，顧守義作詩一首以賀之曰：

伉儷天然締好緣，才郎之子兩青年。

綺筵光景春如許，花燭熒煌洞有天。

情思交孚琴瑟美，彝倫攸敘室家全。

從今早葉熊羆夢，喜氣洋洋獨佔春。

當時查生得詩，笑容可掬，未及廣和，參拜祖宗、父母、諸親家。宴已罷，夫婦合巹，二人如魚得水，歡入洞房。

花燭之夕，查生正欲解衣而寐，尹貞娘乃止之曰：「妾意郎君幼讀儒書，當發奮勵志，揚名顯親，期於遠大，非若尋常俗子之比。今日交會，可無一言而就寢乎？妾今謬出鄙句，郎君若能隨口應答，妾即與君共枕同衾；若才力不及，郎君宜再赴學讀書，今宵恐違所願矣。」言訖，查生因命請題。貞娘乃出詩句曰：「點燈登閣各攻書。」查生思了半晌，未能應答，不覺面有慚色，遂即辭妻執燈，逕望學宮而去。是時學中諸友，見查生盡夜而來，面有慚色，咸皆向前問曰：「子今宵洞房花燭，正宜同伴新人及時歡會行樂，今獨拋棄新人至此，敢問其故何也？」查生因諸友來問，即以其妻所出詩句告之。諸友咸皆未答而退。內有一人姓鄭名正者，為人平生極是好謔，聽聞查生此言，隨即漏夜私回，逕往查生房內，與貞娘宿歇。原來貞娘自悔偶因出此戲聯，實非有心相難，不期丈夫懷羞而去，心中正自懊悔不及。及見鄭正入房之時，貞娘只謂查生回家宿歇，不知其為鄭正也。乃問之曰：「郎君適間不能對答而去，今條爾又回，莫非尋思得句，能對其意乎？」

鄭正默然不答。貞娘忖是其夫懷怒，亦不再問。鄭正乃與貞娘極盡交歡之美，未及天明而去。

及天明查生回家，乃與貞娘施禮言曰：「昨夜瞻承佳句，小生學問荒疏，不能應答，心甚愧赧，有失陪奉，獲罪良多，望乞恕容。」貞娘曰：「妾意君昨夜已回，緣何言此以誑妾也。」再三詰問其故，查生以實未回答之。貞娘細思查生之言，已知其身被他人所污，遂對查生言曰：「郎君若實未回，意郎君前程萬里，從今可奮志讀書，不須顧戀妾也。」言罷，即入房中自縊。移時查生知之，急與父母逕往救之，時已不及救矣。

查生悲不能言，昏絕於地數番，父母急救方醒。當日查生悲不知其故，無詞告理，只得具棺殯葬已訖。

不覺時光似箭，又是慶歷三年八月中秋節至，包公按臨至臨潁縣，直升入公廨坐下，見因月色明朗，遂吟詩一首曰：

太和元氣耿中秋，解卻襟懷積累愁。

笑見團圓離海角，喜瞻漸漸出雲頭。

袁宏有興歌詩艇，庾亮歡心上酒樓。

借問廣寒宮裡事，桂花多為狀元留。

包公吟詩已畢，其時公廨庭前旁邊有一桐樹，樹下陰涼可愛，包公即喚左右，將虎皮交椅移倚在桐樹之下，玩月消遣。

包公仍出詩句云：「移椅倚桐同玩月。」包公出罷詩句，尋思欲湊下韻，半晌不能湊得，遂即枕椅而臥。似睡非睡之間，朦朧見一女子，年近二八，美貌超群，昂然近前下跪曰：「大人詩句不勞尋思，妾雖不才，隨口可對。」包公即令對之。其女子對曰：「點燈登閣各攻書。」包公見此女子對得有理，即問之曰：「汝這女子，住居何處？可通名姓。」女子答曰：「大人若要知妾來歷，除究本縣學內秀才，可知其詳。」言訖化一陣清風而去。包公醒來，乃是南柯一夢。展轉尋思：「此事可怪，莫非其中必有冤枉？」是夜宿於公廨，思忖一計。

次日出牌，吩咐左右，喚集臨潁縣學秀才，來院赴考。包公出《論語》中題目，乃是「敬鬼神而遠之」一句，與諸生作文；又將「移椅倚桐同玩月」詩句，出在題尾。是日諸生赴考已畢，內有秀才查彝，因見詩句偶合其妻貞娘前語，遂即書其下云：「點燈登閣各攻書。」諸生作文已畢。包公傳令出外伺候。

包公正看卷之間，偶然見查彝詩句，符合夢中之意。即喚查彝問曰：「吾觀汝文章，亦只是尋常，但對詩句，大有可取。

吾諒此詩句必他人為之，非汝所能作也。吾今識破，可實言之，毋得隱諱。」查彝聞言，即以其妻前言，以致死於非命，一一稟知。包公又問之曰：「吾想汝夜往學中之時，內中必有平日極是善戲謔之人，知汝不回，故詐脫汝身，與汝妻宿歇，污其身體。汝妻懷羞，以致身死。汝可逐一說來，吾當替汝伸冤。」

查彝稟曰：「生員學中，只有姓鄭名正者，平生極好戲謔，外者非生員所知也。」包公聽罷言曰：「據汝所言，則汝妻被鄭正奸污無疑矣。」即令鄭強、李乾拘喚鄭正到台審勘。鄭正初然抵死不認，後至受極刑，只得供招：「因見查彝懷羞到學，鄭正不合起情造意，故脫身奸污，以致貞娘之死。」其罪招認是實，包公取了供詞，即將鄭正依擬因奸致死，發往法場處決已訖。臨潁百姓咸敬畏包公，如神明暗察，莫敢欺心為非耳。